

# 老妈是个“识字班”

郑承清

八十好几的老妈小时候就没捞着正儿八经地上过学,像老妈这样的“老一辈革命家”能够读上几年书识文断字真是件不太容易的事,她们常以“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聊以自嘲,其内心的苦楚和无奈可想而知,“莫读私塾害死人呐”。幸亏“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把身翻”,七十多年前沂蒙山革命老区办起了“识字班”,老妈识字班里学识字,这才喜煞煞摆脱了“睁眼瞎”,萌萌哒跻身于“半边天”。

“识字班”缘起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轰轰烈烈的群文运动使农村里的青壮年小伙子纷纷参军或支前去了,广大农村妇女也勇敢地走出家门,走上社会,参加了八路军开展的扫盲运动——识字班。识字班里大都是妇女和小姑娘,由于未婚女青年班坚持得最好,成绩也最突出,并受到根据地党政军领导的好评,时间久了就习惯称女青年为“识字班”,“识字班”也就成了革命老区女青年积极学习文化知识、追求上进的代名词。老妈就是当年“识字班”中的一员。

论起老妈的识字班功底,那可是有真传没得说,儿时听妈妈唱《识字班歌》“识字班里真模范,俺到课堂去上班,一直上到下两点,回到家中快纺线;各人识字各人好,妇女地位得提高,能看书来能看报,也能看那北海票(当时的货币)……”就觉得妈妈老有文化了。“能看书来能看报”,这就是老妈的识字班功底。

老妈凭借这功底走出了沂蒙农村走向了城市来到了烟台。看到半个世纪以来的烟台巨变,老妈常说起一九五六年烟台通铁路那年我们家从青岛来烟台时的最初印象:与青岛相比,烟台就

跟个农村似的,城市小得简直是个“瓢扣过来,碗哈过来”的弹丸之地。是说一个瓢一只碗就可以把烟台小城盖在底下了。我则不无揶揄地说:妈,你这瓢和碗也够大的了,再说了妈,这“瓢”“碗”俩字,您会写么?老妈立马应道:这难不倒我。便寻来笔纸,一笔一画写给我们看,还自豪地说识字班里的识字模范那可不白当的。

老妈就凭着她的识字班功底几十年来风风雨雨融入社会、就业工作、相夫教子,拉扯我们子妹四人长大成人且还培养出两个大学生。这两年在高校当教授的小妹因老公去日本讲学女儿在日本求学,老妈就去小妹家陪她作伴。母女俩一个是当年识字班的识字模范,一个为如今高校的外语教师,有点棋逢对手旗鼓相当的意味呵。老妈每天晚上中央台的新闻联播是必看不可的,说不看看新闻联播就不知道不了解国家天下大事,会很闷得慌——心里没落落。其实耳背的老妈说她看新闻联播就是看个大概其和大约目,好在看电视剧一般都有字幕,老妈看得那是津津有味。那一行行字幕由左向右切换挺快的,一闪再闪就过了。老人家竟也能合着节拍一览无余而且还时不时地轻声念出来,令人赞赏,不多识几个大字的话又怎能做得到?

小妹调侃老妈道:您怎么看着电视还哼着外语呢,别出声悄悄看行不行中不中?你说我老妈怎么回她?“你个能读点洋文的识字班,兴你咕咕念念读洋文,就不兴俺也念叨念叨中国话?”哈,小妹这个课堂上颇受莘莘学子欢迎的外语教授,在老妈眼里其实就是一个能读洋文的“识字班”,老妈此话还真是新颖别致耐人寻味呢。这正是:老妈是个“识字班”,追根溯源沂蒙山。这个称谓具特色,抚今追昔慨万千!

# 母亲的心

崔宇

母亲的心是弹性的、双面的。有时好大,大到不管多难的事情在母亲眼里只不过是轻描淡写、过眼云烟;有时又好小,小到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足以让母亲触目惊心、肝肠寸断。

当年因为弟弟的连续三年高考,我们家在周边十里八村连续三年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因为没有考取理想中的大学,弟弟想放弃在别人眼中非常不错的成绩再复读一年,爸爸、所有亲戚朋友甚至连弟弟高中的班主任都反对,唯有母亲支持弟弟为了心中的目标复读。复读一年后弟弟的高考成绩非但没升反而比第一年低了2分,所有人都在背后议论指点,弟弟也一度灰心丧气、准备接受现实。母亲挺直了腰杆,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震惊的话——再复习,明年再考!就奔着你理想中的大学去考!第三年弟弟终于踏进了理想中的大学。事后很多人问母亲,有没有想过,第三年弟弟的成绩还是不理想该咋办?“孩子有目标是好事,我能做的就是相信他鼓励他,其他的啥也没想。”

这就是母亲,对孩子无条件地信任并全力以赴支持。刚毕业工作时的我,正赶上社会流行“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初涉社会的我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周边的一切,加上一次次投稿,一次次石沉大海,自认为看透了一切。我把厚厚的一沓沓稿纸丢到母亲的锅底边,负气地对母亲讲:“烧了吧,从此不再有失望。”朦胧的泪眼中我竟然看到了母亲的笑容,“如果你是金子,再厚的沙土也挡不住你的光芒,如果你写得够好,总会有人喜欢,与其干等着被人发掘,不如积攒力量,自我突破。”这就是母亲,母亲的心好大,好宽广,教给我们的永远都是,微笑着用坚强与执着面对一切。

有着如此心胸的母亲这几天却坐卧不宁、寝食难安,怎么劝说安慰都听不进去。原因是身为项目经理的弟弟在工作时从梯子上滑了下来,左脚肌肉拉伤、右脚骨关节错位住进了医院。弟弟感觉母亲承受能力强、遇事又冷静,所以避开父亲,跟我们只说是出差需要母亲来帮忙接送几天孩子,把母亲从老家接了过来。用母亲自己的话说:“那是天塌了,是控制不住的揪心的痛,那眼泪也是控制不住的自己向下流。”弟弟不得不给我打电话。

搀扶着瞬间衰老的母亲,我责怪她为什么知道了没有告诉我,母亲说不想让我也跟着痛。泪水模糊了双眼,不是因为受伤的弟弟而是因为憔悴的母亲。我跟弟弟毕业工作离开家时,母亲把心分成两半,我跟弟弟各占二分之一。后来我们都结婚成家了,母亲又把心分成四半,儿媳、女婿各占四分之一。母亲的心总是被各种各样的牵挂塞得满满的,在儿女身上,我们高估了母亲的坚强。医院走廊上看到邻床小伙的母亲在偷偷地抹眼泪,“如果可以我愿意代替儿子承受所有的病痛”,这位自从儿子住院以来就从栖霞老家赶过来,一直陪伴在儿子身边的母亲泣不成声。其实弟弟伤得不重,邻床小伙手术也很成功,只是母亲的心在此时都脆弱得不堪一击。

天下儿女,不管我们长到多大,身在何处,替我们揪着心的永远都是母亲。



# 戏迷哥哥与我

刘庆昌

现在想起来,小时候哥哥为把我打造成铁杆的戏迷,真是费了很大心血。就像现在的家长期望孩子将来是明星、是企业家,而那时他只是希望我是个戏迷。

哥哥对自己的目的信心满满,并给予很大的期望。原因有二,第一,京剧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大众娱乐形式(当然还有电影)。第二,全家人上至祖母和父母,下至所有的哥哥姐姐们,无不是铁杆戏迷。姐姐们甚至是市里的业余京剧名角,经常参加市里的业余京剧活动。青衣和花旦她们轮流上,扮啥像啥,并有了类似现在的粉丝。这样一个优越的外部大环境和优雅的内部小氛围,我想不喜欢京戏都不可能。

首先,灌输是关键。从家里到剧场的路上,哥哥把戏里戏外的各个角色让我倒背如流,比如四大名旦、四大青衣、四小花旦等等,还有谁谁扮演的某某某,某某某是谁谁谁的琴师等等,有时考我回答不上来他很生气。我记不住他怎样批评我,只记得他评判我的脑子是猪脑。大概基于这个原因,后来灌输的内容也换了。他把自己的成长历程讲给我听,希望能够启迪我并开启我的猪脑。

祖父可谓戏必看,他说自己那时比我还小,哪里懂什么青衣花旦净角丑角,哪里懂得唱腔念白,但祖父不管那么多,坚信在他填鸭式的灌输中,孙子一定会爱上京剧的。后来父亲从上海回来(父亲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也是逢戏必看,每看都落不了他。就这样,他成了一个戏迷,小小的年龄在大人面前就会唱上两嗓子,念上几句,逗得大人直夸是个京戏胚子。

出了家门往西一直走,不远就到了公安局,再走几步就是市政府,往南一拐就拐到了华茂街,大众剧场就坐落在这条街上,它的南面是博物馆、新世界商场,旁边还有胜利剧场,其他地方除了路灯没有什么光亮,只有这一带灯火辉煌,“大众剧场”几个霓虹灯大字在黑夜里坚挺而孤独地伫立在剧场的顶部,远远地就进入眼帘。剧场门前更是热闹非凡,各种小吃的叫卖声和退票的叫喊声交杂在一起,看戏的人们积聚在剧场门前候着等待进场,还有一批没有票的戏迷在剧场大门外围了几个圈,聊得两

嘴角堆砌着白白的雪片,聊得口水溅到对方脸上,聊资就是当晚的剧目。

进场前,哥哥会给我买一种小食品带上,这大大提升了我的兴致,进了剧场总有人跟哥哥打招呼,有人还会抚摸一下我的脑袋,调侃道:“这么小就开始培养啊!”哥哥自豪地说:“那是,就得从小开始。”剧场的地面带有小小的坡度,座位是长条椅子,椅背上写着座号,大概能坐七八个人,你刚坐下便有服务生问你要不要热毛巾,如若要,那人就把毛巾举过头顶轻轻一扭,毛巾穿越排座飞跃多人头就到了你的手中,每当这时我都会抢着接过热毛巾。老实说,这个插曲给我的快乐远远大于开演后给我的快乐。

大幕拉开后如果是武戏,比如孙悟空、三岔口或是武松打虎之类,我都会精神头十足,甚至跪在椅子上看;有时是文戏,比如苏三起解、打渔杀家或空城计之类,我基本上就先是打盹儿后来就睡过去了;有时是折子戏,前半场武戏后半场文戏,我就上半场清醒下下半场酣睡,这时的哥哥已经顾不上我了,完全沉浸在剧情角色唱腔给他带来的愉悦之中,等戏演完了他才推我一把:走吧,尿泡尿回家睡,路上他就发誓再也不带我来了,每听到这句,我就暗暗窃喜,但再看戏他还是拽上我。

哥哥对我的培养终于放弃了,他自己也没戏看了,首先所谓“优越的外部大环境”打破了,自然“优雅的内部小氛围”也跟着消亡——文革开始了。我终于如卸重担,再也不必为那个莫名其妙的与我没什么半毛钱关系的灌输培养而伤脑筋。

直到多少年以后,我也长大了,京戏也回来了,社会上文化生活沸腾起来,家里人也跟着振奋起来,哥哥更是如同久旱逢甘霖逢春。后来有那么一句广告词我觉得用在哥哥身上特别贴切:如果你要找他,他不在剧场里就在去剧场的路上。

现在看来,当年让我暗暗窃喜的事儿却成了我一生中的缺憾,由于对京剧一窍不通而缺失了对中华民族文化内涵的更深入了解,比如在写作时在聊天时只字不敢提京戏,因为怕露怯;作为一个中华子孙也略显单薄,因为缺少了传统文化中比较厚重的那一面。

## 征稿启事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

投稿邮箱:xingzouyantai@126.com